

江山代有才子出

文	南
学	宋
家	
巡	著
礼	名

李哲夫 李卫星 焦传斌 主编
李升泉 编著

壮怀激烈

壮 怀 激 烈

西苑出版社

· 江山代有才人出 ·

壮怀激烈

——南宋著名文学家巡礼

李升泉 编著

西苑出版社

484.5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怀激烈²: 南宋著名文学家巡礼/李升泉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1999. 9

(江山代有才人出)

ISBN 7-80108-232-X

I. 壮… II. 李…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南宋 ②文学家—评传—中国—南宋 IV.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360 号

壮怀激烈——南宋著名文学家巡礼

编 著 李升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173419 传真 68173417

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印 数 1—5000 册 字数 147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232-X/I·16

定 价: 80.00 元 (全十册)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言——南宋文学概说·····	1
前期：南渡后的悲怆与激奋·····	5
中原丧乱几时休	
——张元幹怅望关河·····	7
酒醒挥泪向悲风	
——张孝祥忠愤填膺·····	20
欲将血泪寄山河	
——李清照挚情如诉·····	35
中期：不谐调的合奏·····	56
闲看儿童捉柳花	
——杨万里的生机与理趣·····	59
万里孤臣一沍浮	
——范成大的奔逸与隽伟·····	74
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务观请缨无路·····	87
平戎策换种树书	
——辛稼轩忧愁风雨·····	116

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以道为宗·····	140
叹河洛腥膻无际	
——陈亮不渝白首·····	153
后期：悲切高亢的绝唱·····	164
天北天南雁自飞	
——空灵清丽的江湖诗人·····	166
蓑笠寒江过一生	
——词格高标姜白石·····	180
门隔花深梦旧游	
——秾丽幽邃吴文英·····	190
化作啼鹃带血归	
——苍劲悲壮文天祥·····	199
遗儒相与话凄凉	
——宋亡诗史汪元量·····	210

序 言

——南宋文学概说

公元1126年冬天，大雪弥漫着中原大地。宋都汴京城外，从大兴安岭走出的女真人的铁骑如云卷地，金戈四塞。孱弱的徽、钦二帝与一帮庸碌的文臣武将，在一片混乱与争吵中坚持了数十天后，终于城池不守，汴京城破。

次年初夏，已经脱去龙袍的宋室二帝，衣衫不整的旧日臣僚、哭哭啼啼的嫔妃，在金兵的押解下逶迤北行。于是，公元960年由赵匡胤在陈桥以兵变攫取的北宋王朝，在延续了167年以后宣告灭亡。徽、钦二帝此时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之期，塞北的凄风苦雨将伴着这两位昔日的皇帝去度过忍辱含羞的余生。

是年五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匆忙填补了徽、钦二帝被俘后的空缺，建立了南宋王朝。金朝的女真贵族统治者当然是不愿意看到抓走了两个皇帝后立即又产生出新的皇帝这一现实的，于是金兵继续向南进攻赵构的南京（即商丘）。新建王朝不得已继续南迁，渡过长江后，金兵仍一路追逼，赵构一直逃到了今天的浙江温州。快到水穷路尽之时，著名抗金英雄韩世忠、岳飞沿江抵抗，大败金兵。岳飞收复建康（今南京），金军被迫北撤，赵构才又回到临安

(今杭州)，从此相对稳定下来，开始了152年的南宋王朝的统治。

国土沦丧，金、元两大强敌相继压迫，委屈求生，苟且偏安，这是南宋王朝的总的生存态势。不但恢复无望，灭亡的阴影也未摆脱过，南宋的文学和文学家便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形势下生长和发展起来。

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统治阶级的苟安同人民群众反抗金朝、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贯穿了整个南宋。而真正的文学家，特别是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文学家，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心愿和呼声作为文学创作和反映的主题。所以，虽然也有田园牧歌和个人情怀的咏唱，但对爱国情怀昂扬慷慨的抒写始终是南宋文学的主旋律，对这种时代精神的文学的、艺术的反映和表达，就成为南宋文学的主调，成为迥然不同于北宋的文学风格的深刻内蕴。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崇文抑武著称的一代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却是非常尊重知识和优待知识分子的，他曾立誓碑，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他的后世子孙比较好地遵守了这一“祖宗家法”。有宋一代，皇帝基本没有直接下令处死过士大夫知识分子。士人待遇优渥，科举制度比唐代更为规范，也比较公允，规模更大，取士更多；极少以文获罪的，士人的仕途较少险恶，读书仕进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由于皇帝的提倡，书馆、书院遍布全国各地，文化建设极一时之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私人著述大量涌现，著名作者的作品得以迅速而广泛地流传。社会的重文事，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在如此丰沃的文化土壤之上，是无法不长出参天的文学之树的。即使是在宋室南渡之后，崇

文抑武的宋代国策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南宋的文学在北宋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发展。从文学体裁来看，宋诗重理的风格，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那里，加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充溢着慷慨悲歌之气。如果说诗风的转变是南宋文学的一大特色的话，而由宋繁盛起来的词，其风格和内容的变化就更为特出和醒目。

词发源于唐，在唐末、五代有了发展。入宋以后，因为士人俸禄甚丰，许多士大夫已有余财蓄养歌伎，在吟诗作画之余，享受声色之乐，而作为反映光景流连、富贵绮靡生活的艳体歌词也因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整个北宋，虽然也曾出现苏东坡的豪放一派，但在总体上，诗、词在描写的内容上分工是极明确的。词主要作为艳歌软语，传唱于伎楼歌榭，官僚士大夫以取声色之娱。而北宋灭亡的历史巨变，以及由此造成的流离之苦、黍离之感，强烈地震撼和激荡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迅速地改变着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观念。壮怀激烈之情、个人身世之感使他们热情如炽，激情似喷，而词这种形式较为自由和舒展的长短句，比起诗来说更适宜于激情的表达。因此，一时之间词风大变，抒写爱国感情、渲泄心中悲愤的词人和词作大量涌现。至著名词人辛弃疾，豪放的一派词风已成为宋词的主流，也从而将宋词推向了词的峰巅和宋代文学的高峰。

散文由唐至北宋，大家迭出，成就极为突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顶峰已现。南宋虽称偏安，但恢复与救亡始终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焦点，也必然成为各种文学样式的主题，散文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散文，虽然没有什么名家，但在内容和风格上仍有一定发展，其特点就是一大批以奏章封事、或

直接上呈皇帝和宰执大臣的议论文的出现。这些议论文体大都斥责议和、反对投降、慷慨陈词，正气凛然，这一突出的时代特色是别的朝代的散文所不具有的。当然，在这主流之外，由于一些文人受偏安气氛的影响，由悲观失望而醉生梦死，表现在作品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冗杂浮靡、粉饰雕琢的人生游戏之作，但这毕竟是量少人稀，瑕不掩瑜。

此外，理学到朱熹时已经发展到蔚为大观。严羽《沧浪诗话》的著成，使诗话这种文学评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和样式而成规模，并给予后世以极大的影响。

南宋绵延一百五十年，其间的文学除了主流的壮怀激烈之外，也衬之以多种风格和情致，政治和社会态势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所区别，因此，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不但呈现姿彩的丰富多样，也显现了分明的时期特点。为了使文学家所处的社会和文学的背景比较鲜明和清晰，我们将把文学家们分别置放在前、中、晚三个时期来进行介绍和评述。

前期：南渡后的悲怆与激奋

北宋的灭亡，对于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次天崩地坼的大事变，是一个无法在心理上接受的现实。无法在女真贵族铁蹄下生存的北方民众，纷纷逃向南方。在这滚滚南下的难民潮中，也有不少士大夫的凄惶身影。昨日昌盛繁华、歌舞升平的都市景象已经不再，日游五湖、夜醉青楼的优适生活已经属于记忆，颠沛流离之苦、亡国丧家之痛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北宋以来所谓太平盛世中培育出来的典雅婉约的文风已无法表达家国之痛的悲愤心情，而创自苏轼的豪放之风，成为南渡作家群的创作主调。在这宋代文学史上结束旧时代、开启新时代的作家群中，张元幹最早写出了沉郁悲壮的词作以支持和呼吁抗金斗争，稍后的张孝祥承接这一风气，其诗词作品所表达和反映的爱国抗金的感情甚为强烈。另外一些并不以文学而知名的抗金将领和主战的士大夫也直抒胸臆，写出了如岳飞的《满江红》词似的千古名篇。奉婉约为宗旨和刻意追求的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也词风大变，深沉的哀愁和热烈的爱国挚情代替了对逸情闲思的叹惋与咏唱。还有一些以寄情山水自许、以浪漫放逸自矜的作家，如朱敦儒、向子諲等，南

渡后的作品思想内涵中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寄寓，融入了忧患意识，甚至写出了一些情绪直率强烈、反映时事、抒发感愤的篇什。

南渡对文人学士生活的改变骤然而巨大。对心灵的震动骤然而巨大，这种改变和震动，反映在作品上，就是不管这些作家过去的文学追求和生活情趣如何，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唱出了忧生念乱、激昂悲愤的新乐章。

中原丧乱几时休

——张元幹怅望关河

靖康元年初春时节，汴京城堞上的残雪还未完全消融，蜂拥而至的金兵攻城正急。在与金兵浴血奋战的守城队伍里，有一位儒雅的年轻人，他就是著名的爱国词人张元幹。

张元幹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福建永福县（今福建永泰）人。这是一个世代显宦之家，自从祖父在宋仁宗朝中进士后，三位叔父相继登进士第。一门数进士，张氏门庭可谓煊赫一时。元幹的父亲没有正经进士及第，是以恩奏进士出身，算是沾了门第的光。元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后随做官的父亲到了河北临漳。由于元幹自幼聪明好学，在学习上进步很快，不久便进入太学学习，二十多岁时踏入仕途，与此同时，他也显示出特出的文学才能，以诗歌乐府闻名于当时。

1127年，当时的著名主战大臣、也同是福建人的李纲担任东京留守兼亲征引营使，指挥了艰苦的抗金作战。这一年，张元幹已经三十六岁，在金朝大兵压境、国势危逼的时刻，毅然投笔从戎，参与了李纲的幕府，以李纲僚属的身份亲冒矢石投入抗敌第一线。

正当张元幹满怀信心地与金兵苦战之时，宋钦宗却听信

谗言，罢免了李纲。张元幹作为李纲的僚属也因此获罪。不久，金兵攻陷汴京，二帝被虏北去，张元幹也随着离乱的人流向南逃去。

宋高宗赵构的即位，曾激起张元幹的一腔抗战激情，希望高宗能够振作宋室，恢复中原。此后不久的建炎三年，女真统治者即大举侵宋，宋高宗仓皇南逃，从扬州一直到了明州（今浙江宁波）。此时正在浙江湖州避难的张元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难抑，在行船的途中写下了爱国词作《石州慢》：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荻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作为一位词作家，张元幹早年所写的词作，其风格与当时的文坛风气一样，清丽婉约，内容也大都是离别相思之苦，流连光景之叹。但自从靖康之变，张元幹的词风陡然一变，成为南宋初期词坛上比较自觉、也比较早地用词来表达对金兵入侵的极大愤慨和对恢复失地的强烈要求、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的重要词人。这首《石州慢》是张元幹从前期“绮罗香泽”的情调转变为寄慨国事的悲壮激越之音的代表作，豪迈遒劲而又流畅通达。特别是词的下片直抒胸臆，悲愤喷涌，一气呵成。

“长庚光怒”三句写出了国事的危急：金兵猖狂南侵，南

宋朝廷无法抵御，宋高宗流亡于江海之间。在这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天空的长庚星放射出愤怒的光芒，兵戈不息，怎能不使人感到伤心之极呢？接着作者大声疾呼，欲倾尽天河之水，来洗中原地区人民在金兵的铁蹄和屠刀下留下的遍地血污。张元幹这种欲抗击金兵、恢复中原的豪气壮志，这种慷慨悲壮的情感，使无数的爱国词人深受感染，引起强烈的共鸣。以致后来的辛弃疾也写下了“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的豪迈词句。

二帝被虏北去，毡裘野草，荒原千里，生死未知。历史悲剧的创痛仍剧，而眼下的现实更为严峻，南宋与金的边界只隔了一条淮河，南宋小朝廷处在金兵的严重威胁之下，势如累卵，朝夕难保。在这国家多难之际，作者想起自己因追随李纲抗战而获罪的遭际，壮志难酬，报国无路，只能空自嗟叹，徒发悲歌！最后不由得为国事多艰、君王遭难、人民离乱而痛哭。

由于韩世忠、岳飞的英勇抵抗，重创金兵统帅兀术，金兵被迫退过长江，面对茫茫大海，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这才停止逃跑，回到临安，把小朝廷安顿下来。坐上皇帝宝座的宋高宗并没有击退金兵、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更不想真的迎回二帝，使自己的皇位受到影响。在宋高宗这样的思想影响之下，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投降、以求偏安固宠的大臣聚集拢来，“专意与敌解仇息兵”。从绍兴初年开始，主张抗战的正直大臣受到排挤和迫害。张元幹深感抗金前途渺茫，对宋高宗失去希望，于绍兴元年三十六岁时以将作监丞这样一个小官致仕。

休官返乡后的张元幹，情绪一度比较低沉，对朝廷的失

望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与悲愤难以排遣。他放迹山水，寄情故乡的景物，甚至想从佛教思想中寻找感情的寄托。但在国家多难、人民惨遭黍离之苦的时代里，一个正直的文人是不可能真正逃避开现实的，张元幹作为一个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的文学家，仍然时时关注着国事，关注着对金的和、战大局。

宋高宗绍兴八年，虽然宋朝向金国屈辱求和已成定局，但坚定的主战派大臣李纲仍不避艰险，不以个人得失为念，上书反对臭名昭著的投降派首领秦桧议和，后被秦桧陷害，罢官福建长乐。此时也寓居福建的张元幹，闻知李纲因反对议和被罢官的消息后，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写下了一首忠义奋发的词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寄给李纲，以表达他对李纲的坚定支持：

曳杖危楼去。斗重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
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
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谁伴我，醉
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
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
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这首词历来被认为是张元幹词风艺术特色的代表作。整首词悲凉沉郁、意气激昂，直接抒发了胸中都积的忠愤不平之气。作者拄拐拽杖，在秋天的月夜里，独自登楼远眺遥想，夜空高远，月光如泻，烟水迷蒙，江天寥廓；夜风冷肃，浮

云尽扫，渡口舟楫未放，一片孤寂。水边萧瑟的芦苇深处，远到的飞雁已经栖息。在这冷苦、寂静的秋夜里，世人都在沉沉酣睡，除了李纲这样忧国忧民的人，有谁能知道我的心思，同我情投意合、想在一起呢？

北宋灭亡转眼已经十年。十年一梦啊，不想失地未复，中原人民仍在遭受涂炭，朝廷却在一帮卖国大臣的主张下，宋金和议已成，主战人士横遭迫害，抗金事业看不到希望，收复失地已成梦想。但壮志未酬，雄心不没，仍有干云豪气在胸中奔涌不已。一代名臣李纲，可惜空有抗金的壮志豪情，而不能像汉武帝时的傅介子那样，千里出使异域，腰斩楼兰，以取封侯；眼见中原未复，良臣被弃，宝剑废置，悲愤难抑。尽管如此，在金兵侵占大块国土、山河破碎、人民流离的情况下，作者还是希望李纲能够不以贬官为念，肩负起领导抗金的重任，在收复失地的大业中建功立业。

张元幹在词里倾注了十分浓烈的感情，尽管对李纲遭受打击表示了强烈的悲愤，对朝廷的屈辱求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但张元幹对抗金怀抱着的满腔希望和热情，屡遭打击而未丝毫消减。

即使在秦桧当权的南宋朝廷，正直士大夫的抗战呼声仍未沉寂。李纲上书反对和议以后，尽管朝廷一意孤行，和议已成；尽管投降派得势，许多主战人士噤若寒蝉，但仍然有一些坚定的主战派不断地站出来反对议和、斥责投降卖国。在李纲被贬四年之后，枢密院编修胡铨（字邦衡）上书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对胡铨切齿痛恨，指使其爪牙以他事诬陷胡铨，将胡铨押往岭南之地的广东新州（今广东新兴）编管。秦桧重处胡铨，为的是杀一儆百，不让抗战派说话。于是一

时之间，士大夫畏罪箝舌，不敢与胡铨交谈，就连胡铨平时的一些亲朋好友，也唯恐避之不及、去之不速。张元幹这时已经五十一岁，寓居福建数年，得知胡铨得罪被远谪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给胡铨饯行，并写了《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一词与之送别：

梦绕神州路。张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
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
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
君去！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
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
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古今，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
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与前一首寄李纲的《贺新郎》一样，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堪称互相辉映的姊妹篇。所不同的是，前篇直抒胸臆，感情喷薄而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首词表达更为曲折含蓄、更为凄凉悲壮，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来抒发作者的“抑塞磊落之气”，更为感人至深。

张元幹在这首词里不但爱国主义的感情愈显深刻，而且对时局的认识、对投降派的认识也更进了一步。他以“底事昆仑倾砥柱”发问，对北宋的灭亡、中原的丧失、人民的亡国之痛的原因进行了深沉的思考。虽然作者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但“天意从来高难问”一句，虽然是表示对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旨无法推测，对胡铨的被远谪深怀依恋和同情，但在这里，明白地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了宋高宗。因为作